

粤游见闻（明）瞿共美撰

署前行人司行人瞿共美撰「粤游见闻」一卷，记闽中建元至唐王聿■〈金粤〉广州之败。

粤游见闻

粤游见闻

前行人司行人瞿其美记

唐王次闽。

高帝之子，封国河南省南阳府。王讳聿键，因累囚凤阳高墙。国变，淮抚路振飞护之出。弘光元年某月，保国公朱国弼劾旧淮抚路振飞贼信日逼，先纵狱囚；天潢游至，兵拒河上，皇上扁舟，不纳入城。且云凤阳有天子气，盖为王也。郑鸿逵镇守京口，有武弁王姓者以三千金赂职方司王丽青，欲得京口；王利其贿，遂调鸿逵镇山东。郑失职，固怏怏；而清兵又屠扬州、犯瓜州，鸿逵闻风先遁，挟王至闽（一云鸿逵曾与清兵相拒于京口，清将张天禄，史公法爱将也，鸿逵阵伤其一目，故清从天宁州渡江，郑遂奉王入闽）。

总兵方国安围金华府。

国安，浙人，左良玉标官也。左梦庚投清兵，南奔；与朱大典有隙，国兵至婺，围攻匝月，杀掠甚惨。至闰六月二十五日，方解。

桂王在梧州。

王，神宗之子也。万历末年，就国衡州。崇祯十七年，张献忠破衡州，长世子、次王子俱为贼害；王仅与第三子安仁王及妃王氏驰永州。第四子永明王，即今上也，为贼所囚；宣国公焦璘时为湖南列较，斩守者，负之西驰。追至永州，与王会。是时，楚地残破，粤中稍安。七月壬辰，惠、桂二王驻广西。十一月戊子，桂王薨，谥曰端。弘光元年四月，有旨召安仁、永明二王赴近畿。六月，巡抚瞿式耜梧州上任，遂同太妃王氏联舟东下。王抚军值靖江之难，家属得王母覆庇之力。永明王正位，葬王于梧州之陵，是为兴陵；庙号端皇帝。

鲁王监国于会稽。

王，讳以海。崇祯十一年，清人犯山东；刘泽清镇守兖州，清人赂之黄金十万，泽清遂弃不守。清人入兖，执鲁王。王年幼，诡称鲁王牧儿。见清兵掠王邸，眦忽流泪，清人怪之。旁有人曰：此是鲁藩八千岁也。清人刃之，三击不中；骇曰：汝大有福，我不骇汝。前有一少年女子甚丽，犯之不从，死于墙下，意汝妇耶；汝其埋之。王因得脱。十七年夏六月丙子，王渡江入浙。十二月乙巳，王移居台州。绍兴起义，陈函辉首先推戴、张国维继之，迎王至绍兴即监国位，以明年为监国元年。是年，仍称弘光元年。

唐王即帝位于闽中。

以丙戌本年为隆武元年。封郑鸿逵为定虏侯；郑芝龙先封南安伯，至是封平虏侯，并赐子成功国姓，以驸马体统行事，掌宗人府事。封皇弟某为唐王、叔某为邓王。拜鸿逵为大将军，择吉授钺。至期，大风雨；驾既登坛，当授钺时，风吹所悬匾，堕中钺柄折为二，乘马冒雨还宫。阁臣黄道周与芝龙争班列，都御史何楷佐之。寻道周以督师出关，楷请急归；离城甫四十里，为贼所伤几死。或云：鸿逵使之也。

诏改福州府为福京。

以布政司为行宫、按察使为芝龙第。

太仆寺少卿万元吉、春坊庶子杨廷麟守赣州。

旷昭巡抚江西，清将刘一鹏统数百骑至南昌，牌先至；昭即命士民出迎，而身自扁舟遁去。独赣州不下，上命万元吉督乡绅杨廷麟等协力固守，措置有方，人情大悦。改分巡道为行宫，累疏请迎车幸驾赣州：赣居山川上游，豫不能仰面攻，且左为楚、右为闽浙、背为粤东，足以控制三面；使四方豪杰，知朝廷有恢复大计也。芝龙力阻之，不报。

秋八月，靖江王自称监国于桂林。

王固篡位者，自立后，其嫡嗣同其宗二十余人上疏告讦，天启、崇祯两朝迄无宁岁。王厚赂朝贵，以故辄直；王每下讦者于狱。弘光元年二月丙寅，表贺登极；因奏金、永、连三州皆为土贼所据，抚按匿不以闻。及南都失守，王遂睥睨神器，以杨国威为大将军、推官顾弈为吏科给事中，臬司曹焯等皆俯首听命，推署僚署有差。檄广左、右江四十五洞土狼标勇，自称监国。

靖江执广西巡抚都御史瞿式耜囚之。

逆藩作难，兵将东；抚臣瞿式耜启以大义，谓之曰：两京继陷，大统悬于一发，豪杰睥睨逐鹿。闽诏既颁，何可自兴内难，为渔人利？靖怒，使促耜入桂。耜即阴檄恩恩参将陈邦傅防梧，又止狼兵勿应靖。靖再遣桂平道井济促耜入，俱弗应。未几，靖提兵至梧，耜坐梧城中，靖遣谒者促耜朝，耜曰：王也而朝礼也。谒者曰：易朝服。耜曰：王，乌用朝服？以常服朝礼也。靖知耜不可夺。一日，迓耜语；耜未及靖舟，搜上一小艇至，宦官门正刘应科罗之，护卫指挥曹升持刀加耜颈，逼巡抚敕印。耜曰：敕印可刀求耶！桂推官顾弈遮耜颈，拽过数舟，数仆数起。耜坐，神稍定，曰：我朝廷开府，重臣若欲为帝，曾庐陆之渔户之不若矣？靖假抚军令入署，入（？）敕印；抚军家人疑有变，奉敕印惟谨。靖实恐西抚与东督应而西抚情形已达数周兵兵之羽驰颺矣（？）。用小艇挽耜上桂，塞其舱窬，不令见人，但听水石■〈浮虎〉■〈浮虎〉声。至桂，闭于王邸。耜日凝坐，不与诸靖人语，诸靖人无敢向耜语者。

王邸人进食，抚军未尝食也。先是，五月中，抚军知靖藩必有变，先遣标官徐高至桂林察王动静，高幼子得出入宫中。至是，得进饘粥云。高后为坐营，挂制胜将军印；永历四年，殉始安王难。

广西巡抚遣人福京请乞师。

耜以王之立也非序，不劝进。靖变，防御有素，故处之泰然；而夫人邵，日夜啼哭。因遣家人周文赍疏间道至闽，贺上即位，并乞师；曰：岭表居楚、豫上游，岭表失则豫无所惮、楚未得通，天下事益不可为矣。臣式耜朝以死，则粤中夕以亡；岂惟一省之忧！因陈靖江形势有必败状。上大喜。

秋九月，思恩参将陈邦傅讨靖江，克之。

靖既遣师挟抚军西矣，骤与陈邦傅遇，兵败返桂。时，耜犹着单纱矣。靖送衣服饮食，俱不受。一日，趋耜抚军，令调狼兵。耜曰：戴罪之臣，曷可莅戎事！瞑目不食，求自毙。诸靖人畏之，送居刘仙岩；距桂城五里许。王符调狼，狼不应。外兵且急，复迓耜入，请还抚军治。耜曰：戴罪之臣，曷可再还抚军治！送敕印至，耜即免冠南面拜敕印而受之。诸靖慑然。复请莅事，不答。日使往返，薄暮还治，城中人士始帖然。时，湖南列校焦璉为粤西总镇杨国威旗鼓，知所事非正，归抚军；抚军授之以计。会邦傅兵应檄至，璉夜缒城下，入邦傅军，复緦邦傅上城。陴守皆璉兵，随擒国威、顾弈等。五鼓，攻靖邸；诫将士第求靖江，以安人心，他无所扰。厥明大定，复诫兵将获鼓惑靖江数人，其外并无侵株。

冬十一月，总河兵部侍郎路振飞入阁办事。

上以淮抚路振飞有旧恩，下诏购访，募能访致者赏千金、官五品京官。至是，某访得，立授都督府经历。振飞第三子年十七，就见，赐名太平，授锦衣百户、复改兵部职方司主事，寻升广西按察使僉事。后奉敕招抚，丁父艰南归，与其两兄居洞庭两山之间。

帝幸太学，行郊礼。

十有二月，诏亲征。

初六日，登舟，泊芋原驿。二十二日发，二十九日至建宁府驻蹕。

遣锦衣卫康永宁如安南，不克行。

遣康永宁航海借兵。至明年五月回，云风逆不得泊岸，望涯而返。

附

隆武元年，安南国王贡使至。使人衣冠颇类中国差承，但椎髻跣足；所贡惟金龟、银鹤、银炉、香绢等，无他异物。

丙戌、隆武二年（鲁监国元年、清顺治二年）春正月，以旧辅马士英为办事官。

郑芝龙、方国安合疏荐旧辅马士英；两人皆士英门下也。时国安营钱塘江上，士英在营中，诏充为办事官，军前办事；候恢复杭城，复官。

二月，广西总制丁魁楚执逆藩靖江归于福京。

委总兵官马吉翔解至建宁行在，王病死，从叛推官顾奕、总兵杨国威等伏诛。

封丁魁楚思恩伯、陈邦傅富州伯。

以广西巡抚瞿式耜为兵部右侍郎。

平逆藩功也。晋司马兼副都。式耜辞曰：国家祸变，构难同室，讎臣子称功地。西臣办西，奚以功为！不听。复授是职。

以晏日曙巡抚广西。

辅臣曾纓荐也。式耜得代，遂放舟东下，山水、诗自娱。

遣锦衣卫同知马吉翔招抚闯贼李自成军。

升吉翔都督同知，管锦衣卫事。寻领敕招抚流贼李锦。锦即自成之侄也；自成破京后，清兵追逼，遁至黄州弃众先奔，为乡兵所杀，锦代领其众。同其妻高氏、弟必正渡洞庭湖，窜踞山寨。至是，赐锦名赤心、封氏忠义夫人，颁敕往招之。

督师阁部黄道周救徽州，死之。

道周与徽州清将有旧，清将之黄（？）因督兵三百人长驱至徽州。进险，清兵伏四出，尽歼其众；轿乘道周至郡，送至金陵。时，洪承畴为南都内院，慰劳令降，大骂不屈；不食半月，被杀。

三月，帝幸延平府。

建宁行宫，阁臣蒋德璟所营也，即巡方署；以湫隘喧哗，屡形责让。初一日，移驻城外伽蓝。初六日，登舟；十一日，抵延平，以府署为行宫。兵侍东阁陈洪谧在籍，遣内官邓金趋之；不至。

鲁王遣行人林必达来。

必达同一武弁通书郑芝龙，意欲私自招徕之而不及表闻。芝龙以上闻，逮下诏狱。会百官廷鞫，上大怒，切责必达。已而释之，改必达福建督学御史。

清人袭绩溪，督师金声死之。

绩溪居万山中，四面皆峭壁，前止通一路，远三十里。声营其中，山上立十三营，以十三副将主之。前路以木札营，防守甚固。会有降清乡官黄澍来，始说以天命，声艴然叱之；澍即婉顺，而阴间其上下。于是，各标离心。清从宁国山中间道袭绩溪，遂无与抗。执声至金陵，不屈被杀，合门十余口皆自缢。时，洪承畴监斩。声既死，尸犹不仆；洪入院，见声俨然衣冠，危坐堂上。洪惊，入内恍惚，不敢出者数日。其灵爽若此。



四月，锦衣卫百户徐某至自云南。

云南抚按及沐天泽交章称：黔国公沐天波造反，有土司沙定周出奇兵扑灭之，天波孑身遁去。时，有识者咸疑非实。会一宗室任彼中道府，力证成之；遂诏天泽袭封、定周搜捕。升宗室金都御史，往督师。已而，锦衣卫百户徐某前以弘光登极颁诏云南，至是归，述所亲见云：一土司反，天波调定周兵往；定周不奉调，叛。司平，天波密有移师意；定周先发，统本司劲兵突闯府第，天波仅以身免，母妻及弟天泽俱被劫，胁令具疏。通判素黑曾为天波所纠，以宿恨，故为沙左袒。嗣又传闻天波遁出，纠合各土司擒缚定周。然地远莫能得要领，朝廷置而不问。

五月，清师渡钱塘江，方国安降，兵部尚书张国维死之。

清人渡江，马士英、方国安合兵奔至天台，询之士人，云山西有径可通楚、粤至滇、闽者。因众未聚，稍憩以俟；山上有石桥，恐敌人之来袭也，命毁之。桥中有石版，版有文曰：方、马之兵至此而止。二人大骇，以为天意也，遂留不去。遣人至杭投诚，贝勒大悦，命阮大铖遗之以书以异其礼。两人大喜，即遣将押鲁监国，欲执之以贄。所遣将至鲁营，即发病不省人事；鲁监国欲执之，逸。两人至杭，贝勒复诱两人，使尽携眷属及爱将锐卒入城中驻扎。月余，贝勒治宴，其将领四十八人同时就戮。囚士英、国安，挟之入闽，俱械一室；士英日吟诗消遣。忽一日，引入洪塘，与总兵数人俱被戮。时有黑气从西南来，以为诸臣被惨，犹有天变云。

张国维闻清兵渡江，谓知府王澧曰：子有父母在，可无死；余，国之大臣也，义不得生，暂欲薙发以抒民难。于是，经理诸事；三日毕，从容自缢，清重之。

附

兵侍杨文骢，士英戚也。乙酉夏，道苏州，取库金二十余万。子鼎卿，以总兵带孤衔，有兵一千，掠取民资无算；又诡称兵数万要饷，朝廷不能应。文骢至行在，语颇不逊。至是，降清。又闻清兵渡江，文骢与田仰居山岛中，有兵一、二万。田、杨同遣兵四百载币献贝勒。贝勒尽杀之。次月，田仰私送币帛数车，贝勒受之；使田兵别营，以铁骑千余围之，尽放田兵出围，令田兵下马弃器械。又次日，火炮四冲、乱箭齐发，一营化为肉酱。贝勒至闽，阮大铖随行；至岭上，口称雷爷相见，遂堕马死。雷名演祚，太平府人也，以孝廉仕至河间道，因劾周延儒被黜者。

圣安朝六等定罪，为阮大铖冤死，故显灵云。

逸史氏曰：金人破两京，死者寥寥，宋遂以亡。清师渡江，是何死者之多也；岂天之不祚明也耶！死有重于泰山者，张司马辈是也；死有轻于鸿毛者

，方国安辈是也。有死非所贵者，仍氏甘为忠臣，其何光少康之烈耶！更有死不尽其辜者，马士英、阮大铖非耶？士英从君子昏（？）刈忠臣于朝，投贤者于避荒而不之恤也，委典刑于撤局而致之颠连也；奔而抗，抗而降：罪浮于秦桧、贾似道矣。寸磔之，何以雪海内之忿耶！

清人屠金华府，督师阁部朱大典死之。

大典守金华，清贝勒围之，出兵与战，杀其众数万。清人怒，攻之益力。逾月有五日，力竭城破；大典以家眷悉置楼上，实火药筒于下焚之，满门殒焉。

附

清兵破钱塘，一云水涸、一云二十八日夜月色甚明；似有天意云□是平（？）。贝勒以诸将不竭力，各责有差，张存仁亦责三勒云。

监国鲁王还台州。

鲁王复还台州航海，有疏自谢云：向为诸臣所误；上悯而许之。杭城失后，钱塘拒守，皆浙中诸将士力，闽无与也。鸿逵以拥立，居首功，即授铖出师；逗遛观望，历冬逾春不敢越关，乃诏班师。及钱塘师溃、金华既失，无复抗衡者矣。

附

清兵追鲁王，海中忽有龙升天，清兵没水者无算；因此得免。一云钱塘师溃，隆武君臣的酒相庆。呜呼！人之痿痺，一至此哉！

诛妖人。

贵州抚臣俞思恂疏称弘光旧主流寓该属土司，诏议奉迎仪注及遣副都御史周昌晋向内曰往认（？）。寻细阅疏中情形并详询赉奏人，事多讹舛；御史钱邦■〈廿己〉等上疏止之。已而思恂续疏言其诈伪，诏实时处决。

召方士蔡鼎。

闽诸大臣所荐，命召之；以方外服见，封国师。然所言庸鄙，占策无验。

六月，皇子琳原生。

进百官有差。诏封郑芝龙泉国公，寻改平国公；郑鸿逵漳国公，寻改定国公。

盗杀阁部顾锡畴。

锡畴流寓温州；有镇将与督学相结，取事例银供饷，诸生鼓噪。总兵贺君尧执一、二人杀之，锡畴欲参之；君尧乘夜缚而投之江，子莹遁免。

附

顾为佟邦年门生，邦年之子为清嘉湖道，莹在署中。君尧以赂佟求官，莹以告，乃置诸法。

秋七月，杀总兵陈谦。

御史钱邦■〈廿己〉劾其外媾有状，逮下诏狱。郑芝龙力救，不听；寻杀之。

雷州守将黄海如杀清知府赵最、推官李宣国。

高州府义师逐清所置官，复其城。

诏释都察院佥都御史田辟于狱。

辟，河南人，甲戌进士。弘光中，以户部榷税虔州。二月，募兵入卫，改都察院佥都御史、署院事。疏纠阁臣曾纓，语连中宫，上含怒未发也。五月，遣锦衣卫王之臣往阅其师，并发月饷。之臣迎合上意，疏纠诡兵冒饷，遂下诏狱。然兵籍俱实，饷又自办，上所给尚未发也；卫臣王承恩婉转辩白，班行亦多申救，上怒不解。至是，以皇子恩，得释。清兵至，卒抗节；拥众山谷，崎岖楚、粤间。至戊子九月，兵死。

秋八月，黄鸣俊退自衢州。

督师阁部黄鸣俊久驻衢州，忽退入仙霞关，上怒。其子职方司主事天复从驾，逮下诏狱。又命建宁府羁鸣俊，鸣俊惧，请奋勇自效；寻统兵出关。

皇子薨，谥庄敬。

清人入关，御史郑为虹死之。

先是，郑芝龙力请旋蹕福京；且云倾家相助可四百万，入关固守，决难飞渡。上不听。芝龙归，又令归。又赴行在，力向中宫言，又不听。决策赴虔，诏宣芝龙商留守事宜，芝龙亦不至。

诏改赣州府为忠义府。

时，万元吉、杨廷麟协力固守。夏，又命吏部尚书郭维经经理。围困经年，士气不挫，故有是褒。

清人袭汀州，帝崩。

二十一日，驾发延平。二十八日，抵汀州府。清兵踵至，建宁知府杨三畏、延平道赵秉枢一路迎降。随征御史王国翰，以警急闻；上怒，欲杀之。次日，清兵至，扈从俱先遁；上及中官俱陷，国翰同子都督同知凉武死之。按科臣吴其鼐疏云：旧辅臣何吾驺领兵驻关，闻清人至，辄遁。清人即假何兵旗号以进，汀州城中未之知也。半夜，卒起犯驾。帝自刎。侍郎曾学佺死之。

安仁王薨。

王英明特达，才略通人，有知人之鉴。尝曰：居安可寄社稷、临难不夺大节者，惟司马瞿公一人而已。与人言，必谆谆辩论，曲尽人意。一日宴罢，夜半疾作，急召瞿式耜入，付以后事；执手流泣曰：孤负先生！顾王弟永明王曰：国家事，一听瞿先生处分。且自言其前世曰：孤再生伽蓝，而王弟一罗汉也





，苟自畏缩，外弃门户、内衅萧墙，国何以立？争之，不听；遂移梧，寻还肇。

东都杀兵科给事中彭耀。

大学士陈子壮书达冢宰瞿式耜，请力馘苏而兵东；上遣彭耀泣谕之曰：今上，神宗嫡胤，突然灵光；大统已定，谁敢复争？且闽、虔既陷，强敌日逼，势已剥肤；公不协心戮力为社稷卫而同室操戈，此袁谭兄弟卒并于曹瞞也。公受国家厚恩，乃贪一时之利，不顾大计；天下万世，将以公为何如人也！观生大怒，戮耀于市，集兵向肇（耀，粤东人；旧为秦令，有政声）。

兵部右侍郎林佳鼎帅师伐东郊，败绩，死之。李明忠走口。

东兵将西上，遣佳鼎督兵剿之。时有白旗贼新就东抚，观生用以拒命。贼故海寇，狡猾善水战，诈以数十艘降林；林不备，遂以火炮焚林艘，林死。总兵李明忠登岸，陷泥中几不免。

郑芝龙以福州降清。

芝龙欲出降，弟鸿逵、子成功力阻之；不听。既降，贝勒谓其亲从，俾离左右。寻发遣赴燕都，惟狎客陈鼎随之去。芝龙妻，日本人也；以兵死。成功树「杀父报国」旗，至今出没海上。时成功年十三岁，或曰二十岁云。

十二月，清人入广州，杀唐王、苏观生。

先是，九月二十日漳州府降，清贝勒分命副总兵李成栋率偏师取广东，以佟养甲督之。潮、惠二府相继下，省会寂不闻也。至是，十五日，清兵突至，先遣十余骑入城，无一抗拒者；余兵相继环北城上。阅日，乃下遣（？）。唐王自裁，苏观生缢死，宗室皆被杀。时潮州山寨私拥赵王，佟、李遣兵往，赵王即目归削发，居光孝寺。会陈子壮致启事泄，王实不知也。广州知府陆元机降清，佟、李勒令元妙观自缢。

清人犯高州，大学士陈子壮死之，何吾驺降。

礼部尚书陈子壮，初为佟养甲逼令雉发，寻悔之。所居地名九江，集众起义，屡攻省城不克；后攻高州。李成栋追及，擒归，被杀（子壮以词臣起义于端州九江乡，衣甲器械无不精绝，部伍士卒皆蛋户番鬼，其人敢勇，善发西洋銃故，杀敌不下数万计。寻间出为清兵所得，养甲深恨之，以木丸塞其口，置于重台之上，设祭三坛，遣旧辅何吾驺、学政袁彭年罗拜。拜讫，碎磔之）。